

國 際 郵 報

國 際 郵 報 社 編 輯 部

(總字第一〇一號)

太平洋上的戰略現勢(圖解)

德國對於佔領區的統治方式

阿拉斯加的戰略形勢

大東亞戰爭下的荷印概況(三)

西太平洋上的鉗

香港陷落追記

未來的世界(下)

法蘭西戰線(長篇連載)

上篇 不打仗的戰爭

第二十二章

那維克戰訊

海野 參

Frederick L. Oliver

世界知識

方 達

池田 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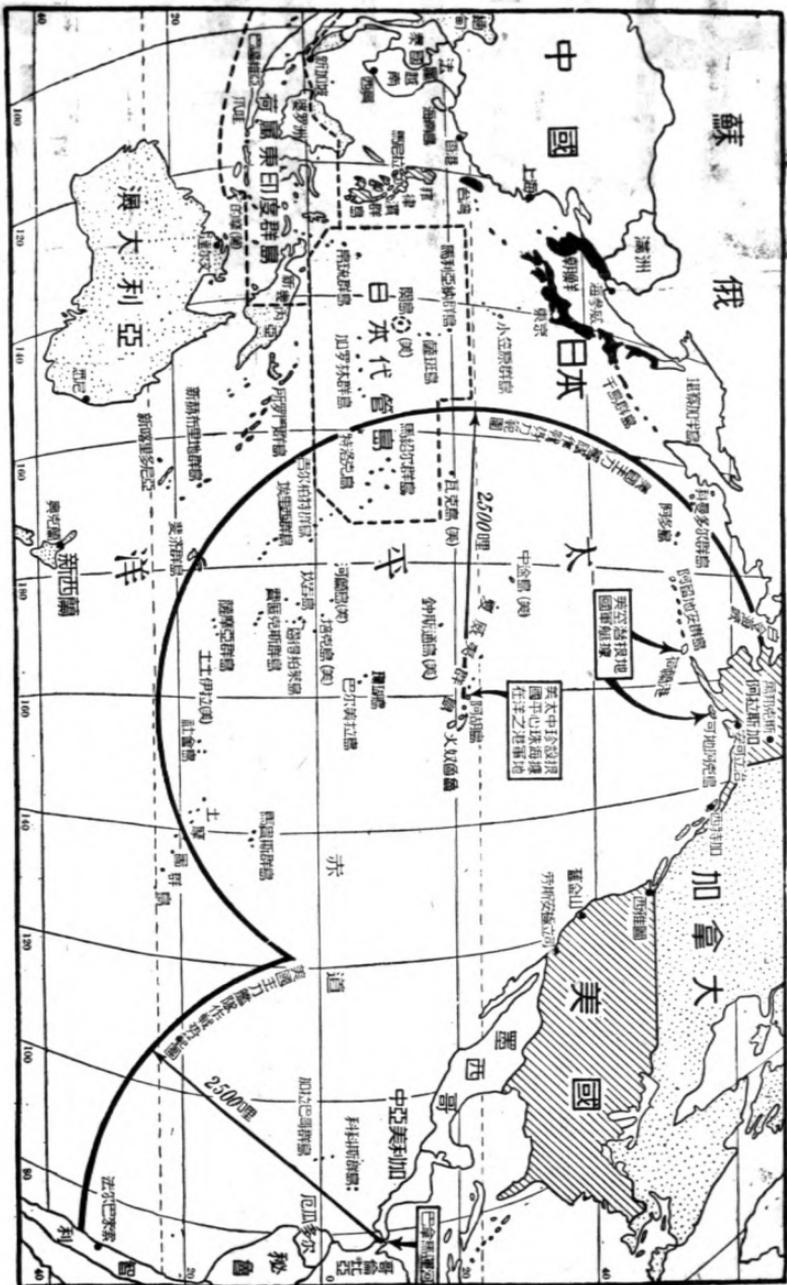
Louis Fischer

Andre Maurois

香港 滬 上海 公共租界 登記證 C 字 四八 九號
 中華 郵政 特准 掛號 認爲 第一 類新 聞紙
 中 華 民 國 十 三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出 版
 (本 期 每 冊 實 售 國 幣 三 角 正)

新 華 生 命 社 刊 行

太平洋上的戰略現勢 (說明請閱本期第12面)





德國對於佔領區的統治方式

海野 稿
念凡 譯

未來的歐洲新秩序

標榜以建設歐洲新秩序為戰爭目的之戰爭，已二年有餘。一面在廣汎的地域繼續激烈的戰鬥，一面在漸漸向建設之途邁進的德國，與現在在東亞逐漸擴大戰線向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邁進的日本現狀一脈相通。

德國企圖之歐洲新秩序，即為由日耳曼秩序改組全歐。這在開戰以來，已屢次聲明，但其改組的具體方式，至今尙未顯明。

德國各佔領區域之統治方式，並不欲未來的歐洲新秩序之形式為其他歐洲各國與德國平等的歐洲聯邦，而在確立於全歐各民族間以日耳曼民族為中心的指導者原理，使德國位於全體之上，恰與中世紀羅馬法與諸國君主之關係相似，是誠值得注目。

德國決定各佔領區域之統治方式，因欲保持各國民族之民族的文化特質，尊重受自然限制的國民經濟之特殊性，所以其處置方式決非一律。由此種差異，亦可推知在將來歐洲新秩序中，此等國家與德國的關係如何。

政治的統治方式

從政治的局面觀，德國之佔領區域統治方式，大體可分為五種狀態：

一、由征服而併合 如盧森堡、阿爾薩斯、洛林以及波蘭之一

部，此等地方已正式的或事實的合併於德國。

二、總督制 在波蘭佔領區域中，除合併於德國之區域外，其餘區域之行政機構即為一例。受總統直轄的總督 (Generalgouverneur) 有統轄全行政部門之權限。

三、軍司令官制 這是最普通的軍事佔領區域之統治組織，由直屬於總統的佔領軍司令官 (Militärbefehlshaber) 執行軍政及一切最高權。

在此種場合，並無民政長官 (Reichskommissar)，而由直屬於軍司令官的軍政長官 (Chef der Militärverwaltung) 掌管管轄區域之政治行政及經濟關係之事項。法國、比利時之情形即如此。

四、軍事民政分離制 於直屬總統的軍司令官之外，關於民政另置直屬總統的民政長官，採用軍政、民政二管轄制，如荷蘭、挪威之情形即為一例。

五、獨立部制 於中央政府中另設獨立的一部，執行特定佔領區域之行政，此種場合的民政長官不直屬於總統。

茲就佔領區域中主要國家的中央及地方行政作較詳細的觀察。對於荷蘭與挪威兩國，德國未訂休戰條約即行頒佈民政，這可視為對於同種民族之特別措置，於此亦可看出德國建設新秩序之一種基礎。

挪威之中央行政組織為：民政長官之下，設置指導政府各機關之政務委員十三人，其指導權由所管部委任，而關於其所管事項則

對民政長官負責。此等政務委員均由國家長姆龍克黨員中選出，該黨黨員斯林自己雖不正式出任，但可視為在暗中指導。

至於挪威之地方行政組織，從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起，以德國為其模範，業已實施改革。準據指導者原理以運行自治體行政，而以勞動階級及地方重要產業部門之代表為其基本組織。又，市鎮村長之任免並不由自治體之多數表決而決定，係由內務部執行，自治體之決議亦須地方長官裁可後方始有效。

荷蘭之情形亦與挪威相同，據說德國以「由荷蘭人支配荷蘭」為其根本方針。山前奧國總監梁伊斯·印克阿爾德任民政長官，督率荷蘭官廳及各種公私機關，執行一切民政關係事項。設置財政經濟、勞動、治安及司法文化四總務委員會，為其直屬機關。關於地方行政，則民政長官有任免地方長官、警察署長、市長等各高級官吏之權限。荷蘭地方長官並奉令得受德人之輔佐。

德國對法國文化持有相當尊敬之念，即於佔領之後，對法人及法國文化亦鄭重處理，但因有用強權根本改組法國及比利時之政治經濟的必要，故採用軍司令官制，尤因為預想兩國為對英作戰之戰場，所以相當重視軍事方面的考慮。唯我人亦可認為德國以暫時而通常的軍事佔領區域統治方式對待此二國家的理由，乃係他日此兩國之政治、經濟組織根本改建而符合日耳曼秩序時，立即可以解除軍司令制而移向獨立性較多之行政組織，所以這僅係一種暫時的過渡措置。

波蘭的舊德國領土上西里西亞等地方，依據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二日發表之命令，已分別併入德國西里西亞省及東普魯士，在未合併的地域則行總督制。

合併奧國等地時，德國之外交方針雖在「一民族、一國家、一

指導者」，但這次歐戰為契機，業已擴展為建設歐洲新秩序，這在波蘭便很易察出。即德國對巴合併於德國版圖的區域，其統治方針在儘速使其純德國化，所以德國政府斷然實施民族移住計劃；或與蘇聯及其他鄰國實行交換居民，或將總督管轄區內之德人與併入德領區域中之波蘭人及猶太人互換，俾使合併區域居民之血統劃一化。結果由合併區域遷居總督管轄區內的波蘭人約有五百萬人，由鄰國移住合併區域的德人合計為三十七萬三千人。又為收回合併區域內非德人所有的土地計，設置中央委託局，同時又設立東部德意志農業經營公司，管理收回的土地。此外並於總督管轄區與合併區域間設定關稅線，區分嚴明。這可以說是暗示德國新秩序建設計劃乃在先行建設根據所謂「一民族、一國家、一指導者」理念的純粹大日耳曼，然後依據情勢與各佔領區域結成適當關係，進而作成整個的新秩序。

總督直屬總統，此外在總督區有發令權限者，僅限於最高國防會議及四年計劃長官。總督府分為六部十五局；地方行政區域區分為五縣。知事部長僅限於德人，波蘭人祇可任鎮長村長等。如斯，總督管區全行政組織之主要地位，均被德人所佔，於是一切皆可依從德國之計劃而運行。夫朗克總督管謂：「總督管區之經濟活動須補助完成大日耳曼之補充的使命。」將總督管區全行政組織的實情與此言合併思考，可以想像波蘭在新秩序中所佔的地位係大日耳曼國家之準殖民地。根據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二日之命令，將「波蘭佔領區總督」改稱「總督」，波蘭即已脫離暫時性的佔領區統治之域，進入永為德國一部的本格建設之階段矣。

在巴爾幹佔領區域中，南斯拉夫之溫他·修他耶爾馬克、凱隆吞、北克拉印三地已由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之命令，編入德國版

圖，由德國分別任命各該地方之行政長官。五月三日斯洛伐尼亞與達爾馬地亞又編入意國疆域，此外哥羅地亞於四月十日獨立，門的內哥羅國於七月十二日成立，塞爾維亞臨時政府於九月二日樹立，至此南斯拉夫遂四分五裂。在希臘之統治方針則由五月二十九日會議的結果，決定希臘首相對司法、行政、警戒各機關依然行使現行權限。唯因巴爾幹佔領區內之反軸心運動仍在繼續中（此由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德軍當局對雅典及比里猶斯市民之布告亦易察出）因此不拘關於統治方針之決定如何，巴爾幹佔領區事實上仍在德軍的軍政之下。在歐洲新秩序中，如何處置巴爾幹佔領區，與如何處置參加軸心之各巴爾幹國家相關聯，實為最難解決的問題，德國對當地之統治方式也不會暗示其前途究竟如何。

德國統治蘇聯佔領區之方式，由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特設東邦部 (Reichsministerium Ostland) 一事，即可明瞭。該部任務為統轄東方佔領區域之政治、經濟、文化，並予以再建。現任統轄德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及白俄羅斯的一部之東邦民政長官 (Reichskommissar Ostland) 哈印立希·洛柴及統轄一部份烏克蘭地方之烏克蘭民政長官 (Reichskommissar Ukraine) 艾立希·柯基即直屬於東邦部。該部設於柏林，山洛殘任部長，阿爾弗雷特·瑪伊耶任次長。

希特勒在其演說中嘗謂：「對蘇戰爭在除去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威脅，同時也負有另一種使命，即將如烏克蘭等擁有龐大資源的東方區域編入歐洲新秩序，予以開發。」所以東邦部亦沿着此路線，以整理建設荒廢的資源為目的。德國擬將此等東方佔領區域作為未來的大日耳曼殖民地而編入歐洲新秩序中的意圖，在去歲十二月十七日芬克經濟部長的演說中，亦已表明，渠謂：「現在德國已至應

將東方佔領區作為其殖民地之時期矣。」德國對於該區域採用獨立部制度，其用意即在達到此目的。

要之，表現於政治局面的德國佔領區統治方式之特徵，對於舊德領則以作為德人居住區域為原則，立即將其編入大日耳曼；對於其他佔領區，則考慮各該國之民族、文化程度暨其國民對德態度等等，維持德國的政治支配力，採用適應各該國家於未來歐洲新秩序內所佔地位之統治方式。是以若謂為僅係暫時的佔領區統治方式，毋謂之為歐洲新秩序建設之第一階段，此事徵諸波蘭及舊蘇聯東方佔領區之統治機關將成為永久性的統治機關，亦可明白。

德國佔領區的經濟政策

其次概觀德國佔領區的經濟政策，大體如次：

對於如西歐佔領區等近代工業比較發達之地，德國所取之經濟政策為儘速使當地經濟有助於德國經濟，此種實例可於挪威荷蘭等地見之。為此德國乃派遣多數專門家往此等佔領區，同時並在當地設置經濟協力委員等產業經濟的統制機關，將德國的生產計劃提示此等國家之產業界，特別是工業界，並且與德國產業界締結大規模的供給與購買契約，藉此達到其目的。他方又計劃改變為生產工業及農業之基礎的勞動組合與農民組合，使合於日耳曼秩序。例如在挪威、荷蘭等，以日耳曼勞動戰線為模範的改組，業已完全成功。

對於巴爾幹方面，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柏林會議後，其後復於維也納巴爾幹經濟會議中，成立包括巴爾幹區域全體的綜合經濟協定，要求巴爾幹各國在經濟方面協力，此舉頗堪注目。

巴爾幹經濟建設之重點有二，即維持為歐洲兵站基地的巴爾幹農業生產力，以及增加過去專遵英法資本開發的礦業之生產量。

關於此項，值得舉出的已辦事項有如下數件，即除出撤股保加利亞農業機械器具輸入稅，大量輸入德產肥料之外，於德國之協助下，保加利亞等農業生產力增進業已漸次具體化，德蘇合辦的農業開發社亦見設立，德匈之間關於匈牙利將油脂作物、果實等供給德國的協定亦已成立。目下正藉德匈專門委員會之手進行增產計劃。至於在鑛業方面，為德國新興工業組合體的海爾門·戈林企業組合 (Hermann Goering Konzern) 最近與羅馬尼亞某重工業公司締結變更經營的契約，此外在以開發歐洲大陸石油資源為目的之新設德國大陸石油公司的協力下，羅馬尼亞之石油增產也甚為積極。

與此等佔領區產業的開發工作平行，德國並在西歐、巴爾幹等全部佔領區域使德國銀行進出其間，特雷斯特拿銀行、商業銀行、勞動銀行等在各地設立分行，以投資經營的方式，開始活動。關於金融機關之進出佔領區，德國政府曾舉出下列三項目標，頗值得注意，即：

一、不單限於資本的進出，且從事各該區域之經濟開發，使與德國經濟發生緊密關係。

二、進出計劃以與各該區域既存金融機關之資本及事業互相提攜為中心。

三、整理英法系資本，代以德系資本。

在德國佔領區產業開發計劃中，最為重要且最可顯示德國心意者，即為東方佔領區。德國為拭除該區住民頭腦中之共產主義思想，使之感覺日耳曼秩序之魅力，遂以恢復耕地及其他私有財產制度為第一種手段。

此政策於併入蘇聯未久的波羅的海三國內，其實施尤為迅速普遍，為使過去蘇維埃化的經濟恢復為個人經營化計，特令以小規

工場與批發零售等金融為目的之德國銀行進出其間。又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公布命令，將合併於蘇聯之際所收歸公有的立陶宛之五萬左右的商店與工場，復歸私有。

德國政府雖則自戰爭開始以來，對於販賣非必需品的批發零售商之轉業，頗為致力，然在波羅的三國及舊蘇領，却着眼於以國營商業為基礎的販賣組織破壞以後所生的批發零售商之不足，故最近以三百萬馬克的資金，設立零售金融補助社，實行低利率借貸，獎勵商人經營非必需品的批發零售。此外對於因戰事而轉業的海外貿易商與零售商，則有東方通商公司之成立，誠為頗具興味之對策。

因東方佔領區之主要資源係農產物與鑛產物，故經濟政策的重點自然亦置於此方面。過去的蘇聯農業政策是在強化國營農場與共營農場，烏克蘭地方的百分之九十五已實行此種制度，其原則為每一農戶僅許有一·五乃至三·二五公頃的土地。這次德國已廢棄這制度，恢復私有財產制度。在德軍佔領區的耕地，約為全蘇的三分之一，計有五十萬平方公里，現在其中除百分之五為國營農場之外，其餘殆全部分配給四千萬的烏克蘭人。其分配法係按照各戶人口之多寡。所有農作物之收穫，百分之三十歸農戶所有，其餘百分之七十則作為稅金，以充左列各項用途：

(1) 農村公費 (戰死者家族救濟費及學校、教會等之維持費)

(2) 地方公費

(3) 政府公費

德國政府曾申明將來因家畜之繁殖及其他等情形改進，若有耕作餘力，當更多給土地，並准許各戶可有收穫物的百分之六十。

農業政策之監督官廳與命令組織，分為三個階段，即：

一、於民政長官之下置農務局長一人 (德人)。

二、監督諮詢委員會若干（德烏雙方各出專門家、指導者一人）。
三、村鎮委員若干（由各村鎮長老間選任，並經德國承認）。
村鎮委員之職務，為監督晚秋收割與家畜調度，並担任管理及修理因戰事而毀壞的農具；監督諮詢委員之任務則在監督各村鎮委員，並備諮詢。現因戰爭的結果，該地農用牽引車多半損毀，且為減省石油消耗，在原則上，牽引車之使用亦遭禁止，因此僅賴勞動力從事耕作，是以目下勞動力不足，實為烏克蘭之重要問題。關於此問題，德國方面曾考慮如下的三種對策，即：一、釋放烏克蘭籍俘虜。二、設法疏散經過三、五年計劃而集中於都市的人口，使之大量歸返農村。三、從中北歐遷移多餘的勞動力。

又對東方佔領區已遭破壞的鑛業設備之應急措置及鑛產資源的復興與開發，則於東邦部、經濟部、四年計劃局等指導之下，動員民間資本與技術，受國策公司統制而運行。例如新設於柏林的東邦鑛業公司即為開發東方佔領區的最初國策公司，一手處理該區煤、鐵、煉鋼、鑄造工業的調查、復興、利用及經營等。該公司並有決定該區各種生產設備之繼續經營、停止經營或委託其他企業公司經營的權力。該公司之投資者為德國政府及民間鑛業團體。其經營受東邦部與經濟部之監督，尤其為進行事業計，得受四年計劃局的指導。在此公司之下，最近又於柏林創設東方氮氣公司及東方過磷酸石灰公司。

德國開發佔領區產業之目標，當然在使西歐工業與東歐之農產及資源相互交流，確立歐洲廣域經濟。各佔領區的產業開發方式，其特徵為順應各地產業狀況，採用適相方式，並且強化德國的支配力。例如在西北歐產業比較發達的區域，其重點則在為德國產業之故而動員其生產力，而對於需要他國援助始能開發產業的區域，如

巴爾幹半島方面，則採取予以技術的和資本的協助，又如東方佔領區內，則於國策公司的強力統制之下，由德國的資本與技術直接開發，作為基本方針。德國正擬由這種方式將佔領區產業在日耳曼秩序下，予以改組，以期確立歐洲廣域經濟圈。

德國的佔領區通貨政策

其次德國佔領區通貨政策亦為德國統治各佔領區之一種方式，頗堪注意。

佔領區貨幣對於正在交戰中的國家，乃係由佔領區取得必要物資的媒介，更進一步，亦為再建荒廢的佔領區產業經濟、儘速將其編入生產區域的手段，故佔領區通貨問題之解決，甚為重要。尤因近代戰進展神速，戰區廣大，所以就地徵集必要物資，迅速軍建佔領區產業，以求足為前線兵站基地，實屬絕對必要。是以佔領區的通貨問題不失為近代戰中之中心問題。

德軍於此次歐戰中，在佔領區籌措必要物資時，為避免誘發當地住民的反感，引起破壞或隱匿物資，以及損毀產業設備等，在原則上採用現金購買的方式，所以凡德軍所到之處，均有通貨問題發生。德國佔領區通貨政策之特色，即為設立國立信用金庫 (Reichskredit-Kasse)，發行國立信用金庫券 (Reichskredit-Schein) —— 一種軍用票 ——，以此作為佔領區的暫定通貨，藉救金融的混亂，然後進行適當的工作，與佔領區之間締結匯兌協定，使當地固有貨幣與德國馬克結合。換言之，即藉國立信用金庫券的仲介，以為他日使德國馬克成為歐洲標準本位貨幣之準備。

國立信用金庫券原為支付德軍士卒的軍票，得依據當時情形及佔領區金融狀態，決定其發行與否。例如丹麥、挪威、匈牙利、羅

馬尼亞等，或則容許德軍進駐，或則所受戰禍程度不深，其原有的貨幣金融殆無混亂，因此起始並不設置國立信用金庫，而僅僅使用信用金庫券，作為德軍貨幣。但即在此種場合，德國當局亦儘速禁止使用信用金庫券（對挪威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實施，在丹麥則於同年八月二十七日施行），將其收回，同時立即協議確定各該國貨幣與德國馬克的匯兌率。

使佔領區金融狀態混亂的原因，普通為一般資本之逃避國外，以致國內資本甚形缺乏，或內籌碼不足，市面週轉不靈。在此種場合，德軍方始於其佔領區內設置國立信用金庫，賦以臨時發鈔銀行的機能，使之發行國立信用金庫券。歐戰開始後，德國曾一度於波蘭設立信用金庫十五處，荷蘭八處，比利時五處，法國十二處，唯德國當局基於佔領區貨幣必須為穩定的籌碼之見解，採取儘速關閉國立信用金庫的方針，是以在巴爾幹戰事開始時，其活動殆僅限於法國北部及比利時（荷蘭因有德軍駐屯該地的關係，於阿姆斯特丹有國立信用金庫），信用金庫券的發行額，在去年秋亦減少一半。巴爾幹戰事既作，德軍有半永久駐屯該區各地的必要，遂於雅典、薩羅尼加、不加勒斯多、所非、伯爾格勒德、亞哥朗等地設立信用金庫，其後在德蘇戰中，追隨德軍進擊之後，又在科布諾、里加、倫敦、皮雅里斯托克、突脫米爾、布雷斯可等九地設置信用金庫，發行額亦隨之激增。

在這次大戰中，因進展過速，以致軍隊有時不能充分獲得國立信用金庫券的供給。例如在巴爾幹戰線及蘇聯戰線的一部，也有除使用佔領區貨幣之外，並使用德國馬克的例子。唯此項馬克，票面均標明使用區域，以與國內的紙幣區別，俾免因馬克跌價攪亂本國的貨幣政策。

業已編入德國領土中的佔領區，係以廢棄舊貨幣使用德馬克為原則，但在如亞爾薩斯、洛林等一部分保護領，也有德國馬克與舊貨幣同時流通使用者。

但在一般佔領區域，德國所採的方策為：於佔領後暫時使用國立信用金庫券，藉此重建有秩序的信用，然後收回國立信用金庫券，代以各該國之貨幣。實行此種方策的結果，可使佔領區之貨幣金融直接與德國馬克結合，令各國貿易與德國清算金庫相連繫，俾使德國成為歐洲貿易之中心。因戰火之擴大，國立信用金庫券的流通範圍亦隨之擴大，國立信用金庫券亦屢次修訂，事業範圍亦從單純的支辦費用擴大為於佔領區內發行輔助貨幣、恢復貨幣金融秩序，或辦理產業界復興與資金的借貸，其對於德軍佔領下的產業復興之貢獻，當然不可忽視，而以此軍票引導歐洲貨幣與貿易進入建設日耳曼秩序之途，亦為值得注意之點。

結 論

要之，德國考慮各佔領區之各種情況，於政治、產業、經濟等各方面，一面採用適合當地情況的統治方式，一面強化對於此等區域的支配力。且特別慮及由此種統治方式的自然發展，建設其所企圖之歐洲新秩序。是以在此種意味上，德國佔領區的統治方式不僅是隨武力佔領之後而來的暫時統治方式，且為建設新秩序的第一階段。

德國經濟部長芬克氏謂：「佔領區的統治方式雖須迅速決定，唯不得因迅速之故而朝令暮改。蓋朝令暮改僅使已混亂之佔領區更形紛亂，以致妨礙新秩序的建設。」此言可謂是決定佔領區統治方式之鐵則。



阿拉斯加的戰略形勢

Frederick L. Oliver
陳懷玉譯

因鑒於戰事有一觸即發之勢，美國乃窮一切的努力和金錢以強化阿拉斯加的防務。

美國在一八六七年向俄國購得阿拉斯加時，雖曾聲稱此舉為一種政治的手段，但時至今日，阿拉斯加在北太平洋中的戰略地位是益趨重要了。當美國國務卿西華特 (Seward) 進行談判購買阿拉斯加時，嘗被稱為「西華特的笨舉」，而至現在則可知他實有先見之明。雖然國務卿西華特是因為見於美國西海岸的漁業利益，和時常出沒於阿拉斯加海面的捕鯨船的情報，基於財政的見地而集中注意於阿拉斯加的；但他對於該島之未來的軍事價值，至少是有着朦朧的認識的。

自一八六七年以還，軍事行動的進行方法已發生夢想不到的變化，而現在負着防衛美國之責的戰略家們，對於俄國之願撤消這一個伸出極速的前哨，實有充分的理由表示其感謝之意，由該島之發展情形以觀，俄國保留着牠，是既不能當作一種投資，又不能

把牠作為領土之延長的。

撇開該島現在的軍事價值不說，購買該島一舉在曩昔也決非笨舉。美國以七百二十萬金元買得該島以來，牠的輸出總數已達十二億五千萬元以上，其中半數係屬金子，而阿島的金礦，現在尚未到罄盡之時。

美國在太平洋的戰略重心，是對於巴拿馬運河的制海權。為確保巴拿馬運河的安全，則就北太平洋而論，美國就必須控制巴拿馬、阿留第安羣島、和夏威夷間的一帶廣大的水域。而且此項制海權必須盡可能地向西推進。在目前的形勢下，美國的制海權想要能夠無條件地延長至菲律賓，固屬非份之望，但假如在當時美國果真採取保衛關島的步驟，則未始不能因取得阿拉斯加，而將某限度的制海權伸展至關島。

在日本廢棄華府條約前（該約之廢棄，於一九三六年生效），約中有禁止在阿留第安羣島建設根據地的一條。雖然如此，美國

海軍部却早已承認阿拉斯加有軍事的價值，他們偷偷地收集各項情報已有二十年，而且美國的海岸及測地調查部合作，曾在經濟容許之時從事於水路與空間的調查。此類情報，對於在阿拉斯加選擇數設防禦海路攻擊之根據地，實有大用。美國政府公佈的建築根據地的計劃，是：在科達克島 (Kodiak Island) 上的科達克，和在阿留第安羣島極東的烏納拉斯喀島 (Unalaska Island) 上的荷蘭港建設，空軍和潛艇根據地；並在巴倫諾夫島 (Baranof Island) 上的西特加島 (Sitka) 建設空軍根據地。

在阿留第安羣島西部有港灣的設備，這是大家知道的。但除了離開阿留第安島極西的阿士島 (Attu) 二百哩的基許卡 (Kiska) 島裏有一個良港以外，關於該羣島其餘各地的形勢則未有情報公佈。基許卡島上的港口極為重要，因為牠距離最著名的日本的本州 (Honsu) 僅有二千哩左右，且距日本東

南前哨小笠原羣島不遑。

除海軍已建設根據地外，美國陸軍部也在阿拉斯加各處建造綜合的空军根據地網，而把加拿大作為應付急變的飛機降落地，以冀從西雅圖向北飛行。

多年以來，美國海軍部曾計劃以艦隊橫斷太平洋以馳授非島——一般人稱此項計劃為「壓倒的攻擊法」。但是艦隊要護送軍需品，馳行速度必趨遲緩，所以這個計劃是很艱難的。

要實行此項計劃，須擁有優越的軍力。但當美國因華府條約明訂英五；美五；日三的海軍軍備比率而受到約束以後，就並無此種利益。

至於所謂「南方攻擊法」，則已成爲現在所討論中的問題。其法是美國的艦隊馳經太平洋時，可以奪取由日本代管而有戰略價值的各島，以作為接脚石之用。

此種海戰的方法，似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困難甚多。因爲日本代管羣島必有鞏固的設防，所以美國的艦隊所經過的必爲敵方有

強化防務和完成戰術之一切機會的水域。

況且當美國的艦隊前進時，其交通連絡線必致延長，每一陷落的敵人要塞，必須配備防軍以免被敵人收復。反之，敵人的交通聯絡線，則在逐漸縮短，故得先發制人，選擇進攻的地區以從事作戰。

對於此項計劃，一般人均表不滿。海軍部乃轉而注意到北方的進攻路線，而在此線中阿拉斯加實佔有重要地位。因此，美國海軍預備發展阿拉斯加根據地的計劃，得以立即得到當軸的批准。

阿拉斯加島上的諸根據地，使艦船、潛艇和飛機得有不少海港，可以由此出發，以迅速馳往北太平洋廣大的區域。事實上，這許多根據地連同較南部的諸根據地，幾乎可使美國的軍事行動遍佈在那有極重要戰略性的廣大洋面。

如果太平洋戰爭的結果，促成了美蘇的互助，則阿拉斯加將有無限的價值。飛機從阿拉斯加根據地出發，飛到曼科杜司基羣島 (Kormandorskie Islands) 或堪察加的諸根

據地如彼得羅夫夫羅基克 (Petrovavovsk) 等，則到達海參崴是極易的事。

遭受空襲的可能性，向爲日本所深切關心。過去參加軍縮會議的日本代表，常堅持美國航空母艦的數目要有嚴厲限制。

因此，美國飛機之能够得一根據地，而該根據地是在人口稠密而極易燃燒的日本都市的轟炸距離內，一定使日本狼狽。

假如在太平洋上的戰事是美國先發制人的話，則阿拉斯加可作爲美國大陸的屏障，以抵抗北來的襲擊。

假如敵方佔有西伯利亞東部制海權，那末飛經白令海峽或阿留第安羣島，與取道其他數千哩之遙的海路相較，僅是一跨之隔。而敵軍如能駐在阿拉斯加，就可以成爲一隊勁敵，以轟炸美國的西北部，甚或將軍隊逐漸往南推進到太平洋海岸諸地。

因此無論美國在太平洋中之爲攻爲守，阿拉斯加在戰略上，實有重要的貢獻。

——節譯自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歡迎定閱；歡迎介紹；歡迎投稿；歡迎批評。



大東亞戰爭下的荷印概況 (三)

世界知識
陳騫士譯

荷印民族運動的性質

記者：現在我們來討論一下荷印的民族運動。請各位就其特質與實力，由南洋各民族的自覺及歷史過程論及今後的問題。

石橋：講到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

我想最初是由婦女解放運動開始的。這個婦女運動的先覺者是拉亭·加爾基尼女士。她是爪哇蘇伯拉地方的貴族的女兒，生於一八七九年。她看到當時的印度尼西亞女性受着因習的束縛，遂高叫婦女解放。這樣，在印度尼西亞婦女界中便有婦女解放運動勃興。及至社會主義運動抬頭，從一九一六年起一變而為階級解放，直到一九二六年共產黨發動時止，從紅昏中發出的呼聲，便是打倒荷蘭帝國主義，完成普羅革命。

其後因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勝，證實東亞民族決不劣於白人。那時，巴達維亞的醫校學生結成一個叫做「菩提·烏托木」(美的努力)的團體，這是最初的文化團體。不久，著名的狄凱爾博士的印度尼西亞黨以及

沙雷加德·伊士蘭與極左的印度尼西亞社會民主協會等陸續誕生。結果菩提·烏托木的存在也不單是一種文化運動，而轉換為民族運動。是時適值俄國革命，喊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印度尼西亞的民族意識也俄然昂揚。其後三寶瓏的荷蘭商社中來了一個荷蘭共產黨黨員斯內弗立得，他痛憤土民被榨取的情形，企圖推行荷印赤化運動，結果便養成許多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員，終於在一九二六年於爪哇三寶瓏等地發動共產黨大暴動，旋被壓平。至此，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運動似已完全清算馬克思主義。

在此事不久以前，有名的穆罕默德·哈泰等留學荷蘭的知識分子陸續歸來，設立印度尼西亞協會。斯加路諾也加入民族運動戰綫，創立印度尼西亞國民黨。因一般青年都崇拜斯加路諾如神，所以此黨的擴大非常迅速。荷印當局認為情勢嚴重，乃逮捕斯加路諾處以流刑。哈泰從日本視察歸來，也遭逮捕，投入監獄。在此種狀況繼續之間，因一九三三年的世界不景氣，印度尼西亞民族運

動亦完全萎縮停頓，向來對於荷印政府抱不安協態度的他們，也轉向議會主義。

旋有以夏里夫琴為中心的軋林特黨、巴林拉特黨等大政黨出現，不特沒有向來的不妥協態度，並且變為由大眾運動獲取真正的議會。因懼小黨分立不足獲取真正議會，必須全體團結一致，遂於前年結成伽比(政黨聯合會)，將各種婦女團體、新聞記者團體等一切印度尼西亞團體全部包羅其中。伽比的中心是荷印的七大政黨，即印度尼西亞回教聯盟黨、軋林特黨(東印度行動黨)、東印度回教黨、西里伯黨、東印度天主教黨。荷印政府對此運用各種手段，予以破壞。例如去年以夏里夫琴有不穩計劃為理由，加以逮捕，受極為嚴重的審問。

荷蘭對於伽比的民族運動，時常作苛酷的内部攪亂，企圖使它分化，所以講到它將來的發展，若在荷蘭的支配下，恐欲維持現狀也不可得。

濱田：其將來性非常稀薄的最大理由是什麼呢？

石橋：這不是由於缺乏經濟背景及荷蘭奇彈壓壓的結果嗎？

濱田：我們也這樣想呢。

與印度民族運動的比較

岡田：印度尼西亞人的民族運動與印度

的民族運動比較，先從人種方面看，是比印度單純一點。在荷印印度尼西亞人佔着極大多數。而在宗教方面，在印度有回教徒與印度教徒的爭執，但在荷印則由回教徒所統一。再從言語方面看，也由馬來語和印度尼西亞語所統一。這樣說來，統一的民族運動不是有發展的可能嗎？其缺點是時間上比較遲，不像印度的民族運動有較久的歷史，而且也沒有如甘地那樣的大民族運動統一指導者。荷印民族運動中，雖然不乏領袖，但沒有具有可與甘地分庭抗禮的統一指導力。

此外印度的民族運動是有理論的，甘地的理論，尼魯的理論，它可以相當吸引人。荷印的民族運動雖有普通的民主主義理論，但沒有特別足以吸引大眾的理論。並且在印度由甘地等的活動，農民階級中也生了很，在荷印却仍以知識階級為中心，尚未遍及佔多數的農民。還有一點，便是印度的民族資本很發達，民族有階級成爲印度民族運

動的一大力量。荷印民族資本不發達，沒有民族有產階級，正是荷印民族運動的弱點。

影響印度尼西亞民族運動最大的，是民主主義理論，特別是美國的民主主義。美國准許菲島獨立的政策，也予以相當影響。所以去年有國會那樣的東西成立。

石橋：就是加比——政黨聯合會。

岡田：這諒必是因爲相當受到印度國會的影響。要之，荷印的民族運動因爲缺乏強力的指導者、理論、大眾以及民族有產階級的支持，所以不見有本質的發展。

荷印華僑的構成

記者：其次是荷印華僑的問題。就其生活狀況與經濟地位等，與其他南各地的華僑作對比，請井出先生一述高見。

井出：華僑的生活狀況與其他有無異同，它的比較很難。不過，從各種角度來看，或能觸及真相亦未可知。

先從人口的構成說起，華僑人口在荷印總人口中，約分百分之二強，即總人口六千五百萬中，華僑約有一百五十萬。其次說到華僑的出身地，大體上是福建省和廣東省爲多。在七百五十萬南洋華僑中，閩粵兩省出身者約佔七百萬，其中福建人約二百萬，廣

東人約五百萬。在荷印福建人較多，約佔百分之六十；菲島福建人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若將華僑分爲生於當地以及生於中國二類，則由中國移往的稱爲「新客」，生於當地的則稱爲「僑生」或「吧吧」。吧吧中有變觀全爲中國人，也有母親是當地土著的。在荷印稱吧吧爲「布拉拿剛」，其中頗多混血兒。有些人說吧吧是混血兒，其實不然，吧吧中也有父母都是中國人的。在荷印吧吧比較多，約佔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新客僅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

其次說到生活狀況，吧吧大多同化於當地風習，入荷蘭政府所立的學校讀書，學習荷蘭語。新客則不然，大多能保持固有的風習，進中國人的學校受教育。近年到那邊去的人中，很多窮人，早年移往的有些已墮有飯食，生活很舒適。不過也有許多完全土化了的，像右手拿食物吃，左手拭屁股哪樣的，也很不少。

荷印華僑於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率，與華屬馬來大異，平均僅佔二%，而在華屬馬來則平均爲四三%。例如在巴達維亞等的都市中，大體還不到一成二三分，若與越南比較，雖則在總人口中所佔的百分率平均不過二%，但在堤岸等華僑佔六〇%，在西貢也

佔百分之五十一左右，至於新加坡則達八〇%。

英美等的宣傳工作

記者：其次是英美等對於荷印土著和華僑的宣傳工作。實行此項工作的手段有報章、雜誌、電影、無線電等等。他們的成就如何？土著等的受容性如何？

濱田：美國方面是相當幹了一下。

石橋：電影完全是美國片。

濱田：荷蘭人稱外國人到荷印來做文化工作是干涉內政，予以排擊。日本先前也會幹過一次，將馬來語印刷品送到荷印去，因未得荷印當局的許可不能傳佈。他們說這是干涉內政，所以不能答允。

石橋：影片祇有美國片和中國片。

岡田：最近卓別靈主演的「大獨裁者」曾經轟動一時。

石橋：我也想去看看一次，可是始終未曾如願。每晚跑去都告客滿，人多得很，若不出動大批警察，交通秩序也不能維持了。連映了許多日子。

岡田：這是對於印度尼西亞人反軸心的很好宣傳嗎？

石橋：不見得吧。印度尼西亞人是看

不到這些的。他們不到那種地方去，就是想也沒有的錢。

濱田：那末去看的是華僑嗎？

石橋：華僑也不去的，他們祇歡喜看中國片。不過經營第一流電影院的老板是中國人。

井出：無線電是從菲島方面來的嗎？

石橋：世界各國都有，日本傳去的電波也有。

濱田：馬來語的廣播恐怕不易吧。允許吧。台灣方面的播送，最初也未許可，後來才容許，不過附有一個條件，就是馬來語播普的內容須與荷蘭語播普的內容相同。現在雖然可以任意播送，不必管他許可不許可，不過實行合法的播送時，有這種情形。

石橋：電訊方面現在完全操諸英美之手。特別是英國，荷印當局對於英國的通訊社是沒有檢查權的。不過有趣的是荷蘭國營的阿內他通訊社，反英的傾向却很濃厚。

荷印政府的文化政策

記者：印度尼西亞人的報紙，最近的傾向如何？

石橋：印度尼西亞新聞很都貧弱，讀者至多不過二千多，因此無力出錢購買外國

通信等，全部抄載荷蘭新聞，所以新聞消息總要遲一日。而且宣傳也完全轉載英美的。

同盟通訊社等的電稿，自從去年十月以來，被視為敵國通訊，不許自由揭載，僅許刊載經過荷印當局檢查的電訊。有關日本的消息，大多是日本米荒嚴重，洪水暴發等不利日本的記載。

岡田：最近荷蘭政府對印度尼西亞人的文化政策似已變更。往昔是任他們成為文盲，以便榨取，後來為養成下級官吏而授以若干教育，最近更採用印度尼西亞人為高級官吏。

因為農業、土木、鐵道等方面均須採用印度尼西亞人為下級技術者，所以開始技術教育。這次歐戰開始以來，更行擴張大學等，似將設立文科大學、農科大學、政治科大學等，今年已有文科和農科大學創立。這樣，教育方針也有了若干變化。荷印政府對於在荷蘭本國大學畢業的印度尼西亞人比較優待，不過印度尼西亞人缺乏資金，不像印度人那樣大多可往英美留學，也沒有由他們自己出錢設立的大學。

濱田：因為爪哇的工業日益發達，不能使用教育程度過低的人。

岡田：爪哇既有輕工業的興起，最近

又有造船業等，所以從供給從事此等工業的勞動者這點上說，也需要若干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因為荷蘭人很精於造船業，所以最近

在荷印經營造船業已有幾許成功了。

石橋：資材來源如何？

岡田：從美國運來的。

石橋：據說在三寶壟等處建造很大的船塢。

岡田：似乎打算建造一萬噸級商船。聽說從事建造的勞動者都是哇爪人。

今後的日本南進問題

記者：最後想請各位發表意見的，是我國對於南方特別是荷印的進出問題。

岡田：直到現在一點也不會作什麼。

又因為日本人重視荷印，所以對於荷印運文化工作也不做一些。

石橋：全然沒有，不彀就是想作，荷蘭也不許可。到那邊去的大多是零售商。

井出：學校方面的情形如何？

石橋：有日本人小學校。

井出：醫院呢？

岡田：這完全為荷蘭人獨佔，外人在當地行醫是不許可的。——現在我國的荷語播音和馬來語播音很多，有什麼效果嗎？

記者：因為無線電機械價錢很貴，非出三百盾買不到，所以普通的印度尼西亞人

畢竟是聽不到的。荷印政府對於我國荷蘭語播音很憤慨，說是反荷煽動。

濱田：我們現在應加考慮的事，就是不問日本與荷印的關係是和是戰，倘若日本

向那邊發展時，日本人應該做些什麼事才好，我想這是大問題。就從來的考慮言，是農業。因為那邊是熱帶，米三月左右即可收割。可過，事實上我想非常不行。從大局看，農業生產物已呈飽和狀態，任何農業部門都限制生產。目前除出橡膠是軍需原料之

西太平洋上的鉗

(裏封面圖解)

方 達

從日本本部通過小笠原羣島，而至日本代管羣島；以及從日本本部通過台灣，沿中國海岸南下，而至越南和泰國——這兩條線好像是一把鉗子一樣。這把鉗子的西面一端已經伸到新加坡；東面一端已經伸到新幾內亞；荷印和澳大利亞現在已處於這把鉗子兩端的口上。

這便是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所佔的戰略優勢。日軍之所以能迅速佔領關島、香港、馬尼刺及菲律賓羣島之大半，並在英屬馬來推進至新加坡，在婆羅洲和西利伯等地登陸作戰，即因佔有此種優勢之故。如今新加坡陷落在即，泗水軍港已受轟炸，爪哇等區備受威脅；荷印羣島——甚至澳大利亞是否能夠堅守不陷，端視英美能否予以有效的援助而

圍突外，其他都可減少。尤其從確立亞共東的原則言，農業方面的發展是不急需的，因為太多了。鑛業亦如此，除石油之外，若從南洋全體言，均已過多。

岡田：足供世界之用而有餘的物資，是日本一國用不完的，因此準據確立東亞共榮圈的原則，我想頗有改組經濟的必要。

記者：關於南進雖尚有種種問題，今日就至此為止而散會吧。謝謝各位！

——節譯自「世界知識」一月號

定。英美的馳援，須遠涉東洋，路上危險甚多；且須保留大半力量用於歐非兩亞，以對付德意軸心。若果英美真的抱定歐戰第一主義，準備放棄東亞戰線，則荷印等地的抗戰，恐怕終難有何成就。

然則英美能否以進攻日本來解救荷印等地的危殆呢？則因有廣闊的太平洋相隔，故料無此可能。除非對於東亞戰爭英美能與蘇聯密切協力，美軍才能由阿留地安羣島馳往堪察加，轉至海參崴，利用蘇聯的根據地以轟炸和進攻日本。但若如此，則雲集東北的日軍必將先發制人，奪取海參崴和進攻亞洲蘇領了。當此歐俄受着德軍進攻之時，蘇聯恐未必願開罪日本以自遭兩面夾攻吧？



香港陷落追記

池田享
李其譯

滅亡的前夜

撤退的喧嘩與武裝的激化，是蒼白不安的香港未陷落前的戰時特色。正如扼制地中海的直布羅陀一般，香港因為本身成為要塞，所以一百六十萬的人口實在是太多了。疎散這些人口，是使香港當局頭痛的原因。供養如此多數的市民（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華人），食糧與燃料真是灼手的問題。為備太平洋情勢的險惡，當局早已拚命貯藏食糧，米、肉類、小麥粉、植物油等，誇稱「足夠九個月的封鎖」。物價一直暴騰，街上充滿了失業者與難民。衛生狀況不良，傳染病流行。犯罪行為與怠工事件不絕發生。宣傳和謠言搗亂了市場。食糧暴動隨時有發生的可能；這是當局最恐懼的一點。為此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即行頒布移民新例，限制華人入境，採取強制疎散人口的政策，將流浪者和囚人驅逐出境，招集失業者，以「義民團」的美名送入重慶內地，但是實際上依然沒有什麼成績。香港當局雖加緊防備香港，預防

暴動，但對於日軍的猛攻，完全沒有防禦力量。這事正是英國陸海軍當局所深悉的。

防禦設施的一瞥

翻開當地的報紙來看，觸入眼簾的每日都是一些自殺、離婚、墮胎、盜案等記事，一切都證明生活的不安與社會的混亂；工商日報等對於香港的前途，均發出悲觀的論調。英國百年來吮吸中國膏血的大本營，即使沒有日軍的進攻，發生根本動搖的時日也不遠了。

英國駐華軍司令克拉賽脫少將曾說：「我們將以全部能力與實力與攻城軍抗戰。死守香港是我們唯一的任務。」英軍參謀鮑克少佐也發表同樣的意見。他與香港附近的日軍頗為熟識，當他於十二月七日巡視英軍防禦陣地時，曾隔着境界線與日軍駐屯部隊的某軍官交談。據傳當時日軍官說：「倘若日美會談決裂，日軍進攻香港，貴軍除卸除武裝之外，恐怕沒有別的辦法吧。」鮑氏聽了此話，含着微笑答道：「不。裝備貧弱、

人數不多的英國軍，或不能與日軍對抗，但是我們本著大英帝國的名譽與傳統精神，決戰至最後一兵。」徵諸歐洲大戰的經驗，英軍會死守至最後一兵的事，即在夢中亦難想像，他們所以敢作此語，想必是過分自信香港的防禦工事。或許他們以為只要守到新加坡援軍到來時，他們的責任便已完了也未可知。到了現在，他們當已明白這是莫大的錯誤，後悔不及吧。

一九四一年春，在香港的報紙上刊載著新築碉堡、炮壘、高射炮等等的照片，宣傳「香港戰時準備業已完成」。這種哄騙孩子般的事，與其說對假想敵示威，無甯說是在恐嚇無知的市民、暴徒及不穩份子。

香港的四周本來圍繞着屏風般的障壁，在這些天然形勝之處，英國更化費巨資，構築堅強的要塞，大小二百數十個碉堡密佈全島，又在東西港口敷設水雷等。在香港島與斯頓加他島上，配備無數重炮、高射炮，構築軍重障礙物。對於空中攻擊，除出山腹內的大防空壕外，更在市內築造防空壕和避彈

室，防空演習也實施多次。在中英國境布有三線防禦陣地，於各要點設置監視哨及防空塔，並在九龍半島各丘陵地點，構築堅固的碉堡陣地，作為本防禦線，誇為堅固不拔。

但是這些要衝堅陣，在日軍猛攻之前，竟一無所用。於八日午前三時五十分夜突破深圳南方國境地帶的日軍各部隊，以破竹之勢沿鐵路向南推進，從九日夜起一齊開始攻略本防禦線，十日晨即奪得該線最重要據點金山。金山拔海三百公尺，可見見九龍與香港，形勢的險峻難攻，恰如日俄戰時旅順戰役的二〇三高地。自此以後，日軍各部隊的推進便一帆風順，英軍開始全線退却，於十二日黎明日軍遂突入九龍市街。自開始攻擊以來，經過八十四小時不息的猛攻，至此便完全割香港對岸的生命。在這期間，日本空軍與地上部隊的活躍相呼應，連日出動猛烈轟炸英軍事設施、飛行場以及港內的艦船與地上的軍隊。英軍的一艘驅逐艦（八日），一艘巡邏艦（十日）暨二艘炮艦（十日）陸續成為陸上鐵鷲的餌食。唯一的啓德飛行場被炸得體無完膚，格納庫與地面的飛機都起火焚燒。轟炸香港是很小心將事的，轟炸的目標僅限軍事設施。每次空襲時，都撤布說明日軍真意的傳單，闡明作戰的目的

是在打倒英美勢力，設建大東亞共榮圈，並勸住在香港的滬方要人和抗日分子，早日省悟英美的奸計，協力和運。日本海軍艦艇的海上攻擊，也很劇烈。由於日海軍的勇敢奇襲，使英國商船和艦艇惶然不知所措。

降伏勸告

十三日，日軍對香港總攻擊的準備已經完畢。那時因勝負之局已定，日軍不忍將百年經營的壯麗市街化為廢墟，無辜民衆慘遭炮火之劫，因此派遣日本華南方面軍報道部長多田中佐等三人，由英婦一人嚮導，同乘汽艇赴香港，將所攜勸告書交給英軍參謀鮑克。書中盡情披瀝日軍的誠意。鮑氏即將此書攜返總督官邸，唯英方遲遲不覆，再三敦促，始以拒絕日本勸告為答，第一次交涉於焉決裂，日軍遂於十四日晨，開始炮擊。日軍機羣終日翱翔香港上空，反覆轟炸。炸彈與巨炮彈的炸裂聲，震耳欲聾。漸漸，英軍陣地及炮臺相繼沈默。十四、十五兩日，警報聲終日不絕。到了十六日，日軍陸海空三方面的總攻擊，情況比前更為猛烈。

慘况一斑

八日夜從澳門即傳來了香港暴動之說，

據說香港市面極為紛亂，華人瀕於飢餓。開火後第四日，有十二個葡萄牙人於十一日乘船逃出香港，經過千辛萬苦始到澳門。從他們的口中，說出在死之恐怖下戰慄的香港情形，他們說：

「十二月八日上午八時，空襲警報狂鳴時，上空即有多數飛機出現。市民大部分還以為是防空演習。這時日本機羣已經轟炸過飛機場等軍事設施了。從九龍半島傳來的炮聲，使大家心驚胆戰。後來市民知道日軍的轟炸和炮彈都集中於軍事設施，方才漸漸安心，一部分交通機關也恢復常態，夜間雖行燈火管制，電影院還是照常放映。但是食物不足和搶劫的憂慮與日俱增，商店菜館都停止營業。謠言紛紜，人心惶惶。一般人均信澳門亦被日軍佔領了。路上時時可以發見日本飛機所發的傳單，重慶方面的各黨派也競發宣傳小紙，這種事使警察當局大感困惱。因為有發生食糧暴動和治安搗亂的模樣，市內的碉堡都架好機關槍，所以街上的情況愈益蕭條冷落。英文報紙和華文報紙都減少篇幅，登滿了轟炸東京、炸沉日本船艦及淪軍從日軍背而開始總反攻等等新聞。」

十三日夜，一個廣東人從九死一生中逃

（下接第24面）



未來的世界 (下)

Louis Fischer
岑 岑 譯

人常忘却過去，出賣朋友。但是坐在英國下議院左翼的那些從南威爾斯而來的礦工，對於享受特權不充分者之需要，是要比坐在右翼的那些某貴爵的兒子較為明瞭關切。積久把持官場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對於國內外的景物，都抱着同樣自以為滿足，毫無遠想，凡存在者都是不錯的之鎮定態度。在需要發生時，他們很願意花費數十萬萬的巨款以作戰爭的準備，但一提到掃除貧民窟，供給相當和免費的普通教育，移殖人民，和解決失業以及其他社會問題時，他們就要百端推諉，或說經費缺乏，或說材料短少，或說與法律抵觸，說來說去，總是礙難實行。即是在工黨執政之時，他們也絕少作為；因為真正的政權依然是握在那批財閥和官閥的手裏。

從印度發了大財回來的，他們於應付印度人之自由權等類問題之中所具者往往是另外一種眼光，和一般心地開明，抱人道主義之質樸人士完全不同。步行的人看見汽車駛過，心裏總有些氣忿。但他一旦坐上汽車之後，他即會討厭那些緩緩邁步的行人。坐在內閣裏邊或附近處的商业巨頭，他們考慮到國家大事時，總想到商業競爭和國際均勢上頭去。這就構成對外的政策。國際事件並不是由宇宙光線推動的一具機器。它們完全是由人類所構成和推動的。因此，這些人們的品性和眼光，他們的切身利害和社會的成例都有很大的關係。其中並不是沒有例外，歷史上常有偉大的政治家掙脫背景之羈絆，其例很多。不過以一般而論，家世和商业結合，往往易於產生一種能轉變為政治行動之心理。這個說法尤其切合英國的情

形，因為在英國，政府中的重要位置大都是由貴族、實業巨頭、和財閥所霸占。政權之由民衆中某某幾個階級所操縱，其影響所及並不單是抽象的。再則其中總有許多份子，他們都囿於偏見，還自以為在那裏很公允地盡其職守，於是結果更壞。

這種政制之弱點和頭重腳輕，在大恐慌期中就暴露出來了。我認爲羅斯福總統之所以要注重「信託旁心者」，並引用進步的智識界人士，以從事於新政，其理由就在這一點上。他實是企圖擺脫舊官僚之拘束。新政所給與勞工聯合會之鼓勵，也可說是對建設社會均勢之一種新的努力。

不過，這類變遷之最引人注意者，仍應輪到英國在第二次大戰後所發生的變遷。當法國參加戰局時，總理達拉第仍容具有上士心理、頭腦不清的軍官們去繼任文官的位置。但政治天才邱吉爾則不然，他引左派非軍籍人員幫他進行戰爭。有幾個貴族到了監獄裏去，而有幾個勞工組合中的人物則考進了內閣。

邱吉爾會說過：特戰事結束，「一向由少數人所享的權利將普遍地分配給大眾。」

英國某軍事訓練學校的校長平漢上校 (Lieutenant Colonel Ralph Charles Bingham) 於一九四一年初會寫過一封公開信給倫敦泰晤士報，裏邊說，學員之中究以出身高尚學校如伊登學院 (Eton) 和哈羅學院 (Harrow) 者較易於造就為良好的軍官，而工人階級招來者則成績終不甚佳。但說這種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新聞界和議院都已不再贊同「著名學校出身」的說法，因而平漢即因此去職。

戰時內閣員、著名工界領袖、索來勒於治事之貝文 (Ernest Bevin) 曾說：「一個工界出身的人，他倘若善於駕駛一架噴火飛機，則他的能力也必足以操持國政。」

他曾在某次倫敦銀行界集會時作公開的演講。那時他是勞工大臣。銀行界人士向他訴說工資太高之不便。「工資太高嗎？」他大聲說：「假使今晚恰巧有一枚炸彈掉下來，而將室中的銀行界份子一齊炸死，則英國所受的損失尚不及一個能造飛機用推進器的工人之炸死那麼巨大哩。」這種價值之變更，雖然還是不能說是永久性的，但在英國的上層階級中，這確已是一種新的思想了。

英國教會裏邊的第二名巨頭約克郡大主教，對於戰後之重新建設，曾發表過一次宣言。這份宣言會由許多主教和牧師聯署，所以很足以代表一般教會中人的見解。「勞工之權利，」宣言裏邊說：「在原則上應認其為與控制實業之資本家所享者完全平等……英國公用資源之為私人所有，實是一種極大的障礙。所以，基督教徒應及時提倡排除這種障礙，指示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制度之必要……生產的目標，一向大都不在供給消費者，而在使出品人獲得利益。依基督教的教義，我們不能不堅持為消費者而生產的原則……」最後，這批教會中的柱石又發表他們的第二次和平宗旨說：「我們的目標是在統一歐洲，使之成爲一個合作式的聯邦。」勞工之平等權利，為消費而生產，天然資源之集體所有權——這都是往日被視為共產主義的原則的。但英國教會中人現在已認之為常識和常情了。英國裏邊倘若沒有變遷，則歐洲之合作式的聯邦決不可能，而沒有合作式的聯邦，則和平也決不可能。

著名外交家之子、支持張伯倫內閣的國會議員、天才作家赫爾爾孫 (Harold Nicolson) 曾說：「我們須使本國民衆深信我們已打定主意，不問將使眼前這個社會機構付出如何重大的代價，作一次致貧的大運動，將穩可獲得食住與維持生活之均等機會給與每一個英國人民。我們須使國外的人民相信我們已準備讓他們來自分享我們這個帝國的資源。我不相信單特嘴裏說說即可以使人相信；我以為我們必須擬出一個肯定的方案，並於以後幾個月內即行正式宣佈。」他這番話中，有一句應特別重視，那就是：「不問將使眼前這個社會機構付出如何巨大的代價。」問題祇在像赫爾爾孫這般的人是否多，並且是否有充份的愛國心去強迫他們本階級中的人拋棄他們固有的特權。

英國之達人已感到若要求取生存，他們必須讓願意和希特勒搏鬥的人來直接參加政治，他們已感到假使沒有這批人的熱忱贊助，英國即無從與希特勒作戰，更談不到最後的勝利。至於民衆方面呢，他們只要獲得本國內部將來決不准許希特勒式或親希特勒式的人物登台執政之保證，他們未嘗不願和希特勒拚個你死我活。英國民衆之參加這次戰爭，其目標在世界之和平，所以他們要求先建設一種可以促使成戰爭之燃料決不再積聚的狀態。

英國在戰時給與工黨之權利、職位、和讓步是否不會在戰後撤銷？沒有人能加保證。政治中本來無所謂保證。政治不過是一種搏鬥，其結果全視參預者之力量而定。英國人民倘若希冀在和平時代仍能保持其權利，則必須在和平未奠定前鞏固其地位和組織以備日後之搏鬥。戰時之死亡，政府在必要時之強制接管工廠和產業，和戰時的特稅，大概都將使資產階級於搏鬥的初期中蒙受第一次的不利。

假使希特勒獲得勝利，則英國已經向左轉的政權當然將完全喪失。假使由於英國軍事上之弱點，霍爾（Hoares）和西門之類的人物——英國的賴伐爾與貝當——同上政治舞台而與納粹講和，則趨向真正民主之社會的進步，將完全失去再向前進的機會。所以美國反動派和保守派之反對以協助給予英國，是在意料之中。但美國進步派、民主派、和社會主義派如若也反對，便完全在意料之外了。英國能抵禦外來的法西斯主義之力量，而增強其鎮壓國內反動之可能性。這將使到處都會發生反響。

為和平而設之新的、切於事實的國際主義觀念，和英國將設立一種更為文明的、代表權更為普遍的民主制度之觀念，將於歐洲大陸有一種絕大的影響。這種觀念若能相當傳佈開去，若能傳佈到因為受足了戰事痛苦而厭惡戰爭的地方去，則它必能做成炸彈所做不到的工作。英國必須先以一種為未來而設的新計劃，一種因為它已經成立於英國、所以必能為被壓迫者所信任的計劃，去進攻歐陸。目前，單是空談已沒有人肯相信的了。

還有一種簡易的假說就是：此次大戰之後，雙方筋疲力盡，俄國共產黨人即將跨進來自任歐洲的主人翁。祇以希望和理論為基礎的預測，我們對之難下斷語；涉及尚未發生、甚至尚未開始發生的事實之論證，我們很難加以反駁。我所能說的祇是：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首次預言共產黨主義這個惡魔即將降臨歐洲之後，共產黨人因為始終未能以直接的方法，實行這個千年大計，便希望它在巨大災禍中自動脫穎而出。一九一八年時，共產黨人都滿望即將看到一個蘇維埃德國，領袖階級的蘇俄政治家甚至已預備為了這個極可人意的、雖然尚是渺茫的幻夢，犧牲本國的利益，以求其迅速的實現。希特勒之崛起，許多共產黨人都預有其功，他們不過期望法讓

斯主義將能成為共產主義之先驅。但不料法西斯主義結果竟是共產主義的劍子手。倘若斯大林真個因期望戰爭，可以開啓蘇聯擴張勢力和外國革命之門而故意掀起它，則此項舉動不但是次可怕的賭博，而且實是歷史上的一件大罪。因為在這次賭博中，數千百萬人將喪失其生命和健康，整個大陸將遭毀滅。共產主義的發起人並沒有預期它將成立於一個墳園裏邊，也沒有預期它將由一個勝利的軍隊掃蕩進去。當拿破崙以法國革命之進步的原則親在軍旗上而前進時，他每戰必勝。當他以皇帝自居，企圖控制全歐而前進時，他即遭遇失敗。我其實不信共產黨人具有在此次大戰後控制歐洲之威信、必需的理想、或甚至於力量。希特勒發明「赤禍」以驚嚇德國和外國的資本家。英美法三國之經濟派會利用它以為實施絞綫政策之論據。現在，共產主義的緩靖派也在利用它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後的蘇聯政策，並未能使世人對於蘇聯增加其贊同之心。斯大林已毀滅並兼併了幾個弱小的從不得罪他人的國家。歐洲的勞工階級、智識界人士等，極嫌惡希特勒的這種手段，他們也同樣的嫌惡斯太林的這種手段。西歐有許多勞工階級，甚至都深信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之德蘇協定，實促成此次大戰。這當然使他們對於莫斯科不會增加好感。

在許多自由民族的毀滅中，斯大林是希特勒的幫凶。所以他也是這些民族所仇視。在希特勒另外幾次國土之擴張中，蘇俄祇是若無能為地在旁呆看。這種姑息的默認納粹之征服，並不能引起他人之重視蘇俄的力量。其實反而引起蘇俄軟弱無能的印象。挪威、荷蘭、捷克、和別的被征服國家，至今沒有在希特勒的威力之下真正降服。他們仍不斷的對於被佔領表示抗議，舉行抵抗，甚至陰謀破西。他們當然更不會在斯太林的軟弱之下真心降服。

鑑於蘇聯政府之在本國尚且難於完成其組織，我真不信她將整個大陸，而且又是一個疲瘁殘疾的大陸加以組織的能力。在效能極高的德國人尚且失敗的地方，我未見俄國人可以有成功的徵象。建設一個有秩序的、可以運用自如的歐洲經濟，這件工作實非俄國之力所能及。俄國既無人才，又無原料。蘇俄本身的經濟尚且至今依賴從國外輸入的機械工具和原料哩。蘇俄所受海上封鎖和不斷的軍事動員之痛苦，正和交戰國家不相上下。再則，歐洲之毀滅也將使蘇俄減削實力。

假使德國在這次大戰中獲得勝利，德國將統治歐洲。假使勝利者是英國，德國或蘇俄即不會統治歐洲。倘若不分勝負，雙方都因力竭而自然停戰，則大概將由美國，但不是蘇俄，出來担任改造歐洲的工作。美國並已準備做這件事情。

所以，美國，當然運同英國，極應該以富有想像的、和化除偏見的態度去考慮歐洲的前途。已受蹂躪的歐洲民衆，大概決不會歡迎蘇維埃的獨裁制度來替代納粹的獨裁制度。他們祇求重獲自由。他們大概不會鍾情於蘇俄之統治所勢必同時攜帶進來的困苦生活，文化退步，和不斷的鬥爭的。荷蘭進來了一位彼得大帝，這次不是來做學徒而是來做主人翁的；一位共產黨員進來操縱法國之藝術；一個斯大林來作清黨運動；一個俄國人進來規劃大陸上之實業——這類畫而決不會引起歐洲人之歡迎，或和平與繁榮之希望。不過倘若陳列於他們眼前者，仍祇是舊歐洲之恢復，則他們也不會表示熱忱。那一個歐洲，無非是充滿戰爭，充滿不斷的政治騷動，充滿經濟痛苦的歐洲而已。歐洲人所期望者是一個新的、更良好的歐洲。倘若英美兩國不能作此貢獻，則他們將求之於別處，或陷於混亂和束手無策。這正是西半球的人民作開明的、合於理智領導之時了。

美國能指導和協助歐洲。但歐洲之改造仍須由自由的歐洲人去動手。他們不應屈服於任何不正確的美國的假說，如：某一個國家較爲優勝，某一個國家已無法救藥之類。他們也不應以爲美國含有操縱全局的意思而發生仇視之念。美國人必須諒解自由歐洲人的精神和需要，並體念他們在過去二十年中所遭受的苦楚。參加建設一個較爲良好的歐洲之工作，將使美國人員有一種名副其實的義務。所有歐洲的國家中都不乏有力量的反法西斯和反獨裁制的份子。其中有許多優秀份子現在都已避難於西半球。他們的設想，他們的接觸，他們的期望，都將於對未來之建設的考慮中佔相當的地位。

自由、和平、與日用無缺——這些都是世人渴欲取得的。世人並渴望禮貌、誠實、忠於友朋、仁慈、和尊重人命等類之簡單的、永久的私德，這些在獨裁國家中都已遭受蔑視，但在民主國家中也並未發揚得十分光明。

資本主義已壓扁了許多肉體，而在這些肉體裏激起了一股反抗和探索的精神。獨裁制度也壓扁了許多肉體，但同時並壓滅了抗議和思想的能力。戰後新世界第一件大快人心的舉動，將爲一舉消滅極權國家人民晝夜壓在心頭之無時無地不存在的恐怖和官方的壓迫。不過單是這樁德政，還嫌不夠。

在進行建設一個更爲文明的世界，企圖以最大的實惠給與最多數人之中，第一件必要的舉措，就是必須設法防阻各方面對於政府之誤會。左派急進社會主義科學家，在尋求一個可以避免專利的私人資本主義之弊病的制度時，往往趨於主張採用其實流弊更大的國家專利制度。他們從從勢力極大的託辣斯、公用事業組合、銀行、大地主、和專事趨奉財勢的政治工具之巨浪中，救出他們那艘已經覆滅的船，但不料又去顛覆在奴役個人，而並不給以和平、有效的

經濟措置、安全、或充分的物質利益之勢力更大的獨裁政府之巨浪中。在民主制度裏邊，人民至少還能遵藉上訴於政府，或大家結合起來以維護其權利之局部，而多少伸其所受的冤屈。但在獨裁制度裏邊，凡不直國家之舉動者絲毫沒有訴冤的方法，因為國家就是至尊。

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會企圖在黑暗中摸索出一個未來的社會，但結果都是失敗的，在俄國，勞工將權勢和財富從有產階級的手中奪了過去。但不料又有一個蘇維埃政府出來將權勢從勞工的手中奪了過去，而使勞工完全喪失其勢力。莫斯科並未能將現代國家中的個人地位問題加以解決。在德國，實業界和中產階級建造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納粹國家，但不料奴視實業界和中產階級者就是這個國家。私人資本的經濟企業和因這些企業而產生的權力移轉於國家之手，結果是如弗蘭根斯坦之製造怪物一樣，必致作法自斃。（編者按：Frankenstein 為 Shelley 夫人所著，Frankenstein 小說中之人物，他是一個研究生理學者，嘗手製一怪物而賦以生命，其怪物終至以怨報德而加害於其創造之主。）官僚政治之暴虐一變而為獨夫的暴虐，因為獨裁制度中的官僚是不容久於其位，或握有獨立之職權。蘇俄並不是如託洛斯基所說由一個官僚政體所統治的。她是由斯大林所統治，而官僚在重重恐嚇之下不過是奉命惟謹罷了。

從此不加統制的資本主義之一元主義，一躍而成爲不能統制的國有或國管一切產業、實業、和金融之一元主義，這並不是一個解決之道。事實上，這種辦法極爲危險。就是在民權和個人自由的傳統比在蘇俄或德國更爲深固的各國之中，全能的國家——因其擁有並掌管一切，所以謂之全能——仍然會是對於自由之一種威脅。我恨畏權權力太大的國家。在這種國家中，個人都仰其鼻息，聽其宰

割。國家如若做了所有人民的僱主，罷工事件即不容發生。在國有一切的狀態之下，報紙那裏還有由私人主辦的機會？倘若報紙都是由政府主辦，人民那裏還有批判政府的機會？在獨裁制度下，獨裁者、或其行爲、或其制度，都沒有私人批評的餘地。即有，亦僅爲對於行將倒下的他的屬下的批評而已。

我反對以整個民衆的經濟命脈置於專以爲自己牟利之大業主和銀行家的手中。但我同樣的反對將整個工作付於政府之手。目前的社會需要一種節制與平衡的經濟，使國家能節制私人資本，私人資本能平衡國家，而小資產或竟無資產的消費者或出產者則能組織起來節制與平衡國家與資本。

國家專利和私人專利的流弊，可藉撤銷其某種經濟機能 and 糾正政治經濟的不平等而減削之。例如：

一、土地不得爲私人所有。（空間從未爲私人所有。）土地不得買賣。土地當然也不得抵押。土地應向聯邦、州、或地方政府租用，其期限應以正當的使用時期爲度。對於使用土地的權利，租者應按照從土地所獲得的利益而繳納租費。

二、小工廠、旅館、飯店、和同類的商業組織，應由工作人員或當地民衆以合作方式爲其主人並管理之。

三、另售和躉賣事業應儘量由消費者爲其主人之合作社經營。政府以給予各種權利和便利之方法鼓勵這種合作社之設立。

四、由於天然關係不能不大規模經營之企業如發電廠和開礦之類，以及由於技術上的效能關係不能不大規模經營之企業如汽車製造之類，應由政府或私人組織之公司爲其主人並管理之。從原屬整個國家所有之天然資源而生出之企業如電力、木料、鑛產之類，應由政府經營，至於其他各種企業，則可在政府之監督管制和有組織

的勞工之合作下，由私人經營。

五、國立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應任其有自由競爭之機會。

六、安定社會之措置，失業保險，銀行存款保險，公衆衛生服務，老年救濟，住所建築，強迫教育，免費高等教育，營養不足的婦孺之補助，照支工資之假期，和諸如此類的文明措施，都應加以維持，並加以推廣。

七、城市、州、和聯邦聯合會之選舉參眾兩院議員，其中至少有一次應不以地域、而以職業爲單位，庶幾那個立法機關裏邊的份子不再會祇是些法律家和職業的政客，而由教師、出品商、廢工、公司職員、商人、醫師、合作社職員、管家婆去參加，因爲他們必能更爲出力維護共同類的權利，並更能充份代表其同行的意見。

我深信在這種平衡的經濟和政治辦法之下，個人之自由將比目前得到更大的保障。再則，國家、合作社、資本家、和普通人民，一起參與權力和工作的多方面的經濟，在安全上是要比今日在各獨裁和民主國家中之制度更好的保證。在這種新的措施已經推行，而其效果也已經實現之後，別的變更也即可以接着推行了。

我向來不尚理論。生活是比從前更爲豐富。我要知道我所走的究竟是那一條路。我要知道以下幾個站頭的名字。但在這種萬事無定的時代中，我不敢堅執要知道這條路的盡頭究竟在那裏。有些人寧可得悉終點站的名字，而並不企圖知道從那一條的路可以到達那裏。倘若這個能使他們得到一些安慰，這種安慰也不過是虛幻的。名字是無恆性的。希勒特和墨索里尼都曾自稱爲社會主義者，並曾對資本主義作斥責的壯語。他們也許是真想推行一種「社會主義」。我則甯可從人類之更良好的和更乾淨的生活方面着想。

我曾在幾個主要獨裁國家如蘇德意各國中居住過。我的經驗使我知道民主制度雖也免不了種種的毛病，但終比她們略勝一籌。我的經驗使我知道，每個人所首先關切者就是個人自由之維持。在自由和飽腹之間毋庸作一選擇。獨裁制度對此二者一件也沒有給與人民。惟有仍享着自由權和沒有目擊獨裁制度之剝奪這種自由權的男女，才不能領會喪失了它是怎樣的難受。但我在多事之秋歐洲所積得的十九年觀察之結果，也使我深信，如若不趕緊建設一個更爲道德的、更有公允的經濟制度，則自由和民主制度都將免不了要屈服於獨裁制度了。

所幸的是英國爲了要堅持抗戰並取得最後之勝利，將不能不作一種新的措施，以實例昭示英國人民和歐洲大陸的人民，使他們都明瞭戰後的世界大概會比戰前的世界情形良好一些。戰敗希特勒當然是必要的，但應做的事情並不止於此。上次何嘗沒有將德皇戰敗呢。當一九四一年二月間保守派議員蘇資貝爵士(Sir Archibald Southby)在無線電廣播中說：「每個人所關切者無非是戰敗希特勒」那句話時，約克郡大主教立即斥之爲「愚不可及」。

這次戰爭已粉碎了各處地方的社會制度。戰爭已解放了具有爆炸性的動力。這種動力，倘若指揮得法，即可藉以取得勝利並奠定和平。

在一次大規模的戰爭中，英國當然是無力建立一個千年大計。而且在希特勒橫行大陸之時，她當然也無從推行新的國際主義。但是戰爭已給予英國和其民衆以一種向來未有的權力，因此他們將能以無須施用暴力的方法變更其社會制度，這種變更如若在平時行之，那就免不了要付出重大的代價，並遭遇巨大的抵抗了。再則，

勞工領袖們都感到他們如若不乘此時機做成他們所期望的改革，則日後也許將受欺騙而永無達到目的之日。

英國內部的搏鬥已經開始。擁有專利權者和享有特權之上層階級，當然決不肯不抵抗而就讓出他們的地位。敵對的雙方早已爲了所有的官職，爲了對於一切政策的決定，爲了一切政府的行動，而在鬥爭着。在這種搏鬥尚在進行時，就得不到最後的戰爭目標。戰爭目標或和平條件都還是構成者和爲誰構成而定。非到英國內部的搏鬥已決勝負，則即使有戰爭的目標發表出來，它也不是最後的。假定希特勒失敗，則將來的和平局面將視英國內部社會勝利之程度而定其形式。在保守派地位最堅固的地方，他們勢必拼命設法保持其地位，例如在印度是。印度的前途將大有影響於未來的和平之性質。倘若反動派在英國政府中仍握有充份的權力而能保持印度的原狀，則他們也勢必將阻止新制度之出現於歐洲。進步的政治措施將會如何影響戰爭的結果，印度的情形即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印度是一個具有無限人力的廣大區域。但印度的人心現在並不在戰爭上。有幾個爭取自由的志士——尼赫魯也在其中——已於戰事發生之後被送入獄。印度始終是在度着極不平靖的政治生活。印度人是反日的。他們頗表同情重慶。他們若肯熱心參加戰爭，則於英美兩國將爲一種巨大的助力。但在他們自己尚沒有獲得獨立之時，他們怎肯爲旁人的獨立出力作戰呢？

在從前的戰爭中，人們都將腦子置在書架上而成爲「炮灰」。但在目前的戰爭中已無所謂非戰士。各個人，不論其爲男女老幼，都已置身於壕溝之中，但各個人都在那裏詢問：究竟是爲了什麼？究竟是什麼意思？真的有關重要嗎？勒納（Max Lerner）曾說過：

「觀念就是兵器」。英國人可以用炸彈和觀念去從事戰爭，而這種觀念如若已經變化爲手可觸、目可觀的現實，則其爆炸力將更爲雄厚。民主制度應從本國內部做起。那未曾消滅戰爭、不景氣、種族歧視、貧民窟、失業、和獨裁制度的根芽的舊民主主義，已經在鼓吹加以消滅了。不過單靠民主主義幾句空談仍不足以激起其人民之熱烈的信念和取得勝利之十字軍的精神的。人們必須有一幅幻像展開在他們的眼前，他們才肯去拚命，法國人之所以束手不抵抗，就是因爲沒有人替他們畫出這幅幻像。邱吉爾之引用人民代表參加政府，已替英國人描就了這種幻像的一副輪廓，不過這副輪廓尚待填畫而已。

法西斯主義如果獲得勝利，則獨裁制度和束縛人類之黑影即將伸展到世界的大部份地方。美國將從此不單是一個大兵工廠。她將變爲一座大炮台和槍炮密佈的城市，儘其所有以日夜從事於防禦措施，而須待幾時才可以鬆弛？則在不可知之列。

社會工程學和社會化學都未能發明一個絕緣的方法，使人類性之一部份不會受漸佔勝勢的極權主義之侵蝕影響。沒有人將能安全。沒有人將能快樂。沒有人將能自由。

欲阻遏這次將使人類從二十世紀退到十三世紀的大黑疫病，無論什麼犧牲都是值得的。生命、肢體、和眼睛都可犧牲；體健、神經、和嬰孩之食品都可犧牲；已發霉的組織和陳腐的觀念也同樣可以犧牲。人們爲了這種犧牲，祇將要求一個賠償，即：戰爭之巨大犧牲，將從此不復需要是也。



法 蘭 西 戰 線 (長篇連載) (二二二)

上 篇 不 打 仗 的 戰 爭 (三三)

Andre Maurois
汪 吉 人 譯

第 二 十 二 章 那 維 克 戰 訊

一 九 四 〇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是晚上九點鐘的事。我們在宿舍中，聽 B. B. C 的播音。

「十時十五分本台有重要新聞報告。」
但是，到了十點一刻，無線電依然播送着音樂節目。後來，報告員叫聽眾暫待一會兒。進行曲的雄壯旋律，一陣陣傳入我們的耳鼓，更使等着聽消息的我們焦急不堪。

終於報告新聞了！

「海軍部公報，大英帝國軍艦奧阿斯伯托號及二等驅逐艦福洛替拉號衝入那維克灣，大破德國海軍，擊沉驅逐艦七艘……」

我的全身由於一陣異樣的歡喜，微微震動。像這樣的由衷的喜悅，我是長久未曾經驗了。那時，聚集在室中的人，都因為快樂的緣故，面色完全改變了。他們的得意也就是我的得意。我們的喜悅是勝過了一切的，

因為這是開戰以來的第一次勝利呀！

「哈哈，終於實現啦！龍流出第一滴血便染紅全身了……」

「哀號了！它的呻聲和它口中噴出的煙瀾漫天啦！」

煙瀾漫天啦！」

「龍的敗北是注定了的！不論怎樣的毒龍，致命處受到了創傷，也發不出威了！」

「致命處在那裏呀？」

「海軍呀！第一，德國的海軍決不是強力的。那維克一戰，德國海軍殆已受到致命傷了。其次，便是威信，稱雄宇宙間的龍最

怕顯露自身的弱點。」

「真是偷雞不着蝕把米啦！」另外一個人說，「這次作戰的目的，他們不是想獲得鐵礦資源和佔領海岸線嗎？現在，鐵礦既得不到，海岸線遲早也會陷於同樣的命運。希特勒的敗北和滅亡，是拭目可待的！他的戰術一點也不稀奇哪！」

「是呀，但是他麾下的將軍們却不這樣

想，因為他們的陸軍還不會受到損害。」

「的確，現在還不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時候。雖說龍已經受了傷，究竟還是一個龐然大物呀！不過無論如何，它總已受了傷啦！」

高 地 兵

一九一五年蒲拉姆浦商上校麾下的蘇格蘭高地兵，打扮得非常醜陋。他們穿着青、紅、黃、綠的格子短裙和襪子，頭上戴着蘇格蘭帽，腰間束着皮帶，佩着短劍，前面掛着毛皮囊。樣子十分壯麗，使我讚賞不置。

那次洛絲大戰的翌日，我曾見蘇格蘭高地聯隊的士兵，鎮定沉着地向伊普爾戰線進擊。他們的言語舉止是率直而粗野的，他們的勇敢是不露鋒芒的。在英國陸軍中，作戰時的勇敢，恐怕誰也不能勝過蘇格蘭高地兵。

在這次大戰中，蘇格蘭兵全都捨棄了他們的短裙，一律穿着土黃色的軍服。但是，

他們並沒有喪失蘇格蘭高地兵的精神。他們的表情，依然是嚴肅的，他們的身體仍舊是結實堅強的。他們的外表，不論那一部份，都顯出他們是豪爽的新教徒。

數日前，蘇格蘭高地兵開到前線某處，和法軍交替，代他們守備該地陣線。交替的儀式很簡單，但也很莊嚴。帶着鼓與喇叭的法國步兵一分隊列隊等待着鼓與風笛的英國步兵一分隊。法軍上尉同蘇格蘭兵上尉握手；蘇格蘭兵的步哨同法軍的步哨交替；雙方的連絡武官互相寒暄。喇叭在吹着，風笛在奏着。法軍奏着古軍樂向後方退去，蘇格蘭兵整隊進入碉堡，代行守備的任務。交替的儀式就這樣告終了。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日。蘇格蘭兵在附近的小鎮上為居民開了一個會。一百個風笛手同鼓手齊集在市街中，由一個軍樂少校率領着。他是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頰上生滿了紅髯，威風凜凜。軍樂隊的士兵都穿着從前的格子短裙。再處看到這種五彩豔麗的格子的格子短裙。再處看到這種五彩豔麗的格子短裙，真使我非常快樂。這種美麗的格子短裙，是從黑奧基聯隊、希福諸聯隊或戈登聯隊中辨別出蘇格蘭聯隊的特別標誌。

將軍來了。軍樂隊的指揮官舉起了指揮棒，鼓手將鼓舉到嘴唇處。鼓聲咚咚漸漸響

了起來了，一等到鼓聲消失，整個軍樂隊便隨着指揮棒一齊奏樂。風笛手一邊奏着莊重的旋律，一邊列隊橫過鼓手之列。風笛手的行進，完全彷彿是一種舞蹈。一忽兒像送葬行進般步調緩慢，一忽兒突然腳步加速，十分活潑。大鼓的描，不住在空中揮動，看上去彷彿魔法師的五色寶玉，在空中搖動。士兵們戴着蘇格蘭帽，穿着土黃色的軍服，列成正方形的隊伍，臉上流露着喜悅。春天的陽光照耀着大地，充滿了生氣。

「自那時以來已經有二十五年了！你還記得那時的蘇格蘭兵嗎？」在旁邊的一九四〇年時代的蒲拉姆蒲爾上校說。

「蘇格蘭兵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總不失為蘇格蘭兵，一點也沒有變更呀！」我回答道，「德軍也將如此想吧？」一九四〇年的蒲拉姆蒲爾上校，默然不語的，他也絲毫不會改變！

士官訓練

「第N軍團近來為士官們創設了一個步兵學校，不去參觀一下麼？」唐剛問。

「好呀，去吧！」我說。

步兵學校的校長在某鄉間的樹林中迎接我們。

「小隊全由士官編成，小隊長是從他們當中選出來的。昨夜我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偵察最前線前面的某一個樹林的問題。在他們的答覆中我挑出最適當的解答，令那個解答者作為指揮官，去實地演習。」

「有假裝的敵軍嗎？」

「當然有的。各個士官都帶來各自的從卒，在演習時，他們的隨從從補充一下敵軍。從卒們倒都很喜歡扮演敵軍……其實，扮習敵人也沒有什麼不快樂處，祇要在預定的地點，臥在草地上等待好了。可是另一方面，士官們却須背着步槍，負着背囊，在泥濘中跋涉過來！」

我們站在樹林的外面。空中，飛機在陽光下閃耀着，盤旋着，一會兒向別處飛去了。不過，飛機與地上的演習並沒有關係。遠處，一小隊受訓的士官在蠕動着，橫過原野，向我們這邊移動。我覺得他們的隊形太密集了。我把我的意見說了出來。

「這是根據假想狀況的。」教官解釋道，「作戰是在黎明前，而且假定霧也非常濃厚。倘若沒有這樣的假定，那末，正如軍意，他們的散開是太不充分了。像那樣的密集隊形，當然是不能接近敵陣的。」

槍響了。假想敵已在應戰了。

演習一終了，教官便發表意見，加以批評。他對攻擊軍的指揮官——一個戴着眼鏡，蓄着漂亮鬍鬚的青年上尉——說：

「令第一分隊迂迴敵軍的側面，那是對的。但是，在那種場合，最好不要由目標顯然的平原進擊，應從樹林中前進。」

「是。我僅命令第一分隊長施行側面攻擊。此後關於作戰的詳細步驟，都由第一分隊長獨斷專行的。」

「唔。森林地帶的接近過於斜進了。像那樣子，在未達目的地點前，濃霧就將完全消失了。」

在講解及批評之際，我注視着士官們的顏面，他們都顯得敏於悟解。據教官說，這些青年士官們都用着平時陸軍學校等處不經見的熱情，受着訓練。一待閃電戰開始，他們各人都能明白自己的責任而努力做一個良好的指揮官。

「下午有什麼課程？」

「今日下午演習從守備陣地向後撤退。」

晚上，舉行憑藉羅針指向的夜行軍。夜行軍的預定路線中有森林、有沼澤地帶、有河川等等。」

「明日呢？」

「明日上午行渡河訓練，下午演習與特

科部隊共同作戰，夜裏舉行夜襲訓練。」

「啊哈，相當緊張的日程呀！」

「在我們是非將每一秒每一分都充分地利用不可的。有時我們將課外訓話代替野外演習。那時，本部中的全體將校都來對學生訓話。前幾天軍團長會親蒞致詞。」校長說，「午餐席上，可不對學生們講幾句關於法國人性格的話？」

(上接第14面)

香港的陷落

出香港，回到廣州，敘述香港的慘况如次：

自從十四日拂曉，日軍開始總攻擊後，

「一到晚上，市民的不安便加倍深刻，因為暴徒成羣結隊的利用市街的黑暗，放肆劫掠。十三日，全市知悉楊格總督拒絕日軍的和平解決時，百萬華人都非常狼狽，焦急着如何逃出香港。我好不容易找到引線，用了二千元，和三百名難民一同乘着帆船，利用黑夜，衝出封鎖線，到達澳門。途中在雜亂之中，大約有許多人落海溺死或被踏壞。到達了澳門，雖可舒一口氣，誰知港幣價格暴跌，甚至一元港幣還買不到一片麵包，而且因為從香港來的難民很多，旅館客寓無不客滿，簡直沒法插腳。」

午餐時，菜餚是炙鮭肉、山薯、甜菜等。正菜完畢，傳上點心水果咖啡時，我便立起來，即席作了一個簡短的英語演講。覺得尚能差強人意。因為在數日以前，與英軍總司令會晤時，總司令曾經向我談起英法兩軍協力之事，以及法人的處境與狀況等，所以我的演說便不怕流於空洞浮泛了。

(二十二章完) (上篇完)

——節譯自「改造」二月號

投稿簡章

- (一) 來稿凡關於國際問題，適合本刊宗旨者，一律歡迎。
- (二) 投寄譯文，請將原文附寄；如原文不便附寄，則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等，詳細註明。
- (三) 文體以白話為準，篇幅長短不拘。
- (四) 來稿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 來稿不合時如需退還者，請預先聲明，並附寄回郵資；否則概不退還。
- (六) 本社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不願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七) 來稿經發表後酌致薄酬，每千字自四元至十元。不願受酬者請先聲明。
- (八) 來稿於本刊發表時，已先在他處刊出者，恕不致酬。
- (九) 稿末請註明投稿人之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得由投稿人自定。
- (十) 來稿請寄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新生命社國際週報編輯部。

國際週報

第二卷 第四十九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出版

編 輯 人 王 之 道
發 行 人 陳 叔 平
出 售 處 新 生 命 社

上海北四川路八三九號
三 通 書 局
中央書報發行所

價 目 表		
郵 費	零 售	每 冊 國 幣 三 角 正
	預 定	半 年 國 幣 七 元 正 全 年 國 幣 十 四 元
在 內		

廣 告 價 目	
特等(背封雙色)	每方吋四元
普通(正文前後)	每方吋二元
以上價格均以每期為標準	

法國的慘敗 最新出版 實價一元

Andre Maurois 原著 高扶譯 本書著者為法國當代有名的小說家及傳記文學家，這次歐戰發生以後，他隨軍担任宣傳和聯絡聯軍的工作，與英法兩國的前方，都有密切的往來。於法國對德意休戰以後，他將這次法國慘敗的內幕，以愛國的熱忱，詳述其始終，撰成本書。其文筆之生動，可作為報告文學讀；其報道之忠實，可作為最近歐戰史讀；而其觀察論析之精當，又給予吾人以立國之莫大教訓。

馬關和議

(三幕劇) 實價六角

藤森成吉著 張大成譯

本書著者為日本負有盛譽之文藝作家。其編創佈局台詞及穿插等均臻上乘，曾在日本各大劇場上演極博好評。內容大都根據歷史事實，其政治上意義尤值得注意。譯者於譯述時並參考正史及茅文忠公全書與時人割記，極其精密，筆調流暢。凡關心中日關係及愛好文藝者，均應人手一編。

今日的蘇俄

實價一元

楊光政·陳修玉合譯 蘇聯在此次歐亞兩大戰爭中演着什麼角色？其所謂世界革命的前途怎樣？其國內實情與國際

關係如何？這些複雜問題，本書內都有明白解析。中凡集譯萊翁勃倫、尤特萊女士、史諾、托達茨基等名家最新著述二十餘篇。實為認識蘇聯新面目最好的讀物。

遠東國際形勢

實價八角

自中日開戰至今，遠東形勢起了極大的變化。本書即為論述最近兩年來遠東景況的專書。其中將中日戰事之因果、演進、以及英美法蘇德意各國對於遠東之關係與影響等，均有詳確之論斷。

最近歐洲動態

實價六角

本書對於歐洲的各種變局，莫不有詳確之論析。其中如托因皮的「世界史的轉換點」，霍勃好斯的「歐洲新局面」，勃列爾福特的「法西斯主義掌握中之歐洲」，斯太林的「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事」……等，均為國際問題專家之名著。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實價二角

本書以中日戰事與遠東問題為立論中心，而以世界局面之演變，各國關係之錯綜，為之推論，尋取教訓。論點正確，態度客觀，分析翔實，欲知遠東之實際內景者，不可不讀。

最新歐洲大戰形勢圖

實價五角

本圖用重磅道林紙五彩精印，有全張新聞紙大小。另有附圖八幅，如波蘭的被瓜分，西線的戰事形勢，蘇聯的向外發展，列強的軍備比較，德國勢力的膨脹，北歐最近的形勢，均有詳細圖解。編繪細緻，印刷精美，際茲歐局緊張，尤宜人手一紙也。

(外埠函購 寄費加一)

新生命出版社

上海郵政信箱九二七號